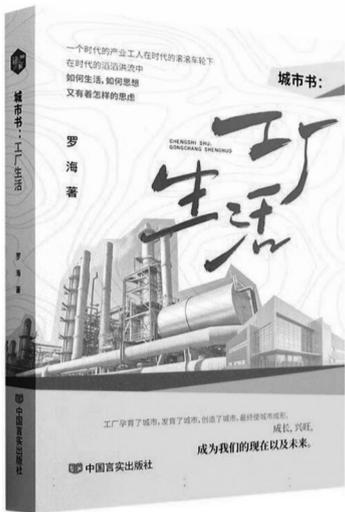


非虚构叙事下的工业情怀

□诸纪红



《城市书:工厂生活》
罗海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4年5月

与许多宏大叙事、空泛描绘的工业题材作品不同,罗海的散文集《城市书:工厂生活》以独特的非虚构方式,突破传统工厂叙事的局限,用真诚而深情的笔触,引领读者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工业城市的内核,共同感受那个时代工厂生活的酸甜苦辣,探索工人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

《城市书:工厂生活》以工厂为舞台,深刻揭示了工人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在《锅炉房》《干燥室》等篇章中,罗海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硫酸厂工作的点点滴滴。他写道:“我在锅炉房的日子是得意的,我不仅收获了去苏州培训的机会,更是拥有了一种在工作和阅读之间张弛有度的生活方式。”这些文字不仅展现了工厂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更透露出工人们生活的热爱与坚持。同时,《马鞍山》《长江》等篇章,描绘了城市风光与自然景观,传递出了作者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生活的感慨,让读者在感受工厂生活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罗海的写作风格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真实的工厂生活体验为核心特点,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使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工人的喜怒哀乐与生存状态。这种真诚而深情的笔触,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丰富了

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他在《工厂笔记:如歌的行板》中写道:“我站在汽包房上,看工厂的晨光。阳光从地平线上慢慢铺开,然后就铺满了我们工厂,把我们工厂染上一层金黄金黄的色泽,热烈又温暖。”这样的描写,不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更深刻感受到了作者对工厂生活的深厚情感。罗海还善于运用意象和细节,如“锅炉房的阀门和管道”“硫酸厂的烟囱和净化塔”等,这些具体的意象和细节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工厂生活的真实面貌,还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对时代变革的深刻关注和工人心态的细腻刻画。罗海不仅记录了工厂生活的日常,更通过《硫酸厂的文化天空》《工人工学社》等篇章,展现了工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与挣扎。例如,在《硫酸厂的文化天空》一篇中,罗海详细记录了工厂内文化活动的匮乏与工人对精神文化的渴望,他写道:“我们厂几乎是文化的沙漠、文学的沙漠,任何文化和文学既没有任何组织给予引导,更没有任何组织给予扶持。”这样的描写,不仅揭示了那个时代工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困境,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除了对工厂生活的细腻描绘,罗海的作品还深刻关注了时代变革对工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内心的微妙变化。如描写工人老张面对失业困境时仍

说:“这阵子难熬,可咱工人有的是力气和心眼儿,总能找到出路。”这种坚韧与乐观,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让读者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工人面对逆境时不屈不挠的内心世界。

罗海是一位有着丰富工厂生活经验的作家,他个人的工厂经历与深厚的文学素养的结合共同铸就了《城市书:工厂生活》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罗海曾在硫酸厂工作多年,对工厂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他将这些经历和情感融入作品中,使作品充满了真实感和生命力。同时,罗海还善于从个人经历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和情感,使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共鸣和影响力。这种将个人经历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的写作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与外延,而且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与其他工业题材作品相比,《城市书:工厂生活》在叙事方式、情感表达以及主题深度上均展现出独特的魅力。罗海通过非虚构的写作手法,不仅还原了那个时代工厂生活的真实面貌,更深入挖掘了工人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价值。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对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为文学领域贡献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行走在巴尔干的历史中

□林颐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刘子超
文汇出版社
2024年10月

刘子超专注旅行写作十余年,目前已出版作品四部:《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深入中大陆的旅程》《午夜降临前抵达》以及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以这个时间长度和出版数量来说,刘子超相当节制且保持了稳定的进取心。从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旅行区域来看,东南亚、中亚、中欧、巴尔干都有着独特的异域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历史,这种偏好显示了刘子超明确的旅行目的,不是无所事事的漫游,而是有规划的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获得自我的省思和对世界深刻明晰的认识。

读刘子超的作品,很容易感觉到他对阅读的喜悦。阅读能够作为旅行的充分准备,收集信息,积累历史文化常识,这使得他的旅行张弛有度、从容自如。《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大部分作品与巴尔干的历史、现状有着紧密联系,或是作者思维发散所牵系的片言只语,这些引用增加了《血与蜜之地》的内涵和厚度。

“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种经验催生另一种经验——这正是旅行和阅读的美妙之处。”刘子超沉浸于阅读,也执着于进入现场。《血与蜜之地》后记有言:“旅行写作的核心,不仅是从外部旁观,更需要深入接

触和理解那里的人。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从的里雅斯特启程,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刘子超尝试建立一种双线叙事的策略:一条是以自己的旅程为线索,穿插讲述以往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呈现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另一条则是尽力描述与所经之地的人们的现场谈话,透过当地人的视线去理解巴尔干的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刘子超着眼于自身“局外人”的观察,同时借助“局内人”的生活经验来修正自己的看法,正因如此,刘子超的游记脱离了浮光掠影的观光,而成为具有实在的思辨色彩的人文作品。

巴尔干是“血与蜜之地”,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形成的概念,在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才形成的。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诸国相继崛起,纷纷立国,然而,正是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很快陷入了暴力,整个20世纪,这里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

距我们较近的这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当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的精确制导弹击中,这一事件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发生在遥远之地的战争并非与我们全然无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次蝴蝶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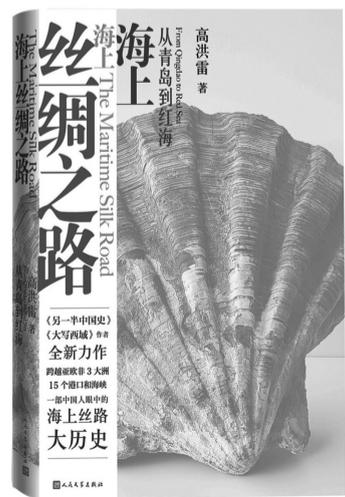
膀的振动可能都会掀起海啸。也正是这一次事件,促使刘子超在若干年后启程前往巴尔干,在此时此地深刻体验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复杂面相,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各族群人们的接触中传达出他们的共存与对立、他们被撕裂的疼痛、他们对往昔时光的眷恋与未来的想象。

很多场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比如,刘子超探访一座葡萄园,边境线恰巧从葡萄园的中间穿过。在农宅的石墙墙面上有一条黄色的直线,意大利落在黄线的一侧,南斯拉夫落在另一侧。在主人的娓娓讲述中,我们知道了葡萄园的历史,这座庄园的所属权是被南斯拉夫的命运以及国家的解体所决定的。关于分界线的故事,在后面不同人的讲述中还出现了好几次,其中有人说起自己童年对分界线的好奇心,他曾经偷偷穿越分界线以试图弄清对面的人能否知道他是“异类”。人们都是怎么判断族群身份的呢?

分界线是无形的、人为的,而它又是森严的规则,昭示着难以修补的深切裂痕。巴尔干的人们对于自身困境的迷茫,也在提醒着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思考。何以为“家”?如何区分“他者”和“我者”?是什么在联结“我们”?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摆脱自我的围困环境和思维定势,在倾听各种声音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内在、定义你的自我。

望海上丝路,览文明余晖

□胡胜盼



《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
高洪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2020年,高洪雷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一书出版。2024年8月,《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的“姊妹篇”《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映生辉,了了高洪雷一个心愿,也成就了书坛一段佳话。

《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以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琅琊(青岛)为开篇,通过15个港口、海峡或海域,关注丝路沿途国家或地区的兴衰变化,演绎千年历史的波谲云诡,以小切口展示宏阔的历史空间,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路的形成过程和辐射形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扎实的历史书写和多彩的文明图景。

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固定的东方起点,一说是泉州,一说是徐闻与合浦,一说是广州。仅就山东来说,也有登州(今蓬莱)和琅琊(今青岛)之说。之所以选择青岛,高洪雷说不单单是因为爱乡情切,而是由青岛的海洋地位决定的。他在书中写道:“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在琅琊台湾(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南部)建立了中国五大古港之一的琅琊港,从而拉开了青岛成为东方海

上丝路枢纽的序幕。”从青岛出发,高洪雷以笔墨探访扬州、太仓、宁波、泉州、广州、徐闻与合浦,巴士拉、占城(今越南南部地区)、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红海等海上丝路重要地标,着眼于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拓宽对丝绸之路历史的理解,意在诠释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它是一条贸易路线,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通往西方的货品,主要是陶瓷和茶叶。由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书中介绍:“古代帆船标有水蛇线和走马线,当船的吃水深度高于水蛇线、低于走马线时,行船最为平稳。”为达到一个合适的吃水深度,从中国启航的商船一般都用瓷器压舱,而从西洋返航的商船则以少量的白银、树木和大量的贝壳压舱。“因为靠骆驼、马匹从陆地运输陶瓷,沉重且易损,运量还有限,而在海上运输瓷器,既不易损坏又可压舱。”瓷器、茶叶等货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使者。1867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泰勒的苏格兰人,“从中国福建买了一棵品种优良的古茶树,种在了斯里兰卡北部高地,并拓展为斯里兰卡的第一个茶园。”

“他从印度摩揭陀带回了制糖法,带回了制糖工匠。唐朝用扬州的甘蔗做试验,做出来的糖比印度糖的质量还要好。”唐使王玄策也曾在一次次出使印度的行程中,学到了制糖技艺,且进一步改进了技艺。

报告文学是一种开放性、具有“互文性”特点的文体。历史负责真实,文学负责有趣。在大量史料考证和吸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洪雷面朝大海,爬梳史料、合理畅想,书写海上丝绸之路。他认为,一座城市要想留住自己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辉光,不应忘记每一个曾为之付出智慧的人。书中,从徐福东渡到郑和下西洋,从范弼力主设立板桥镇市舶司到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发送“东方密报”,从法显在青岛登陆到鉴真东渡传教……高洪雷评价郑和:“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上展示了国家的财富和科技水准。”他又由衷敬佩法显,赞叹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说他是中国佛学与丝路的“精神海拔”毫不过分。

《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跨越亚欧非三大洲,将目光投向世界史叙述较少涉及的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国家,更堪称是“另一半世界史”。